



老州的畫

LAOZHOUDEHUA

【山水卷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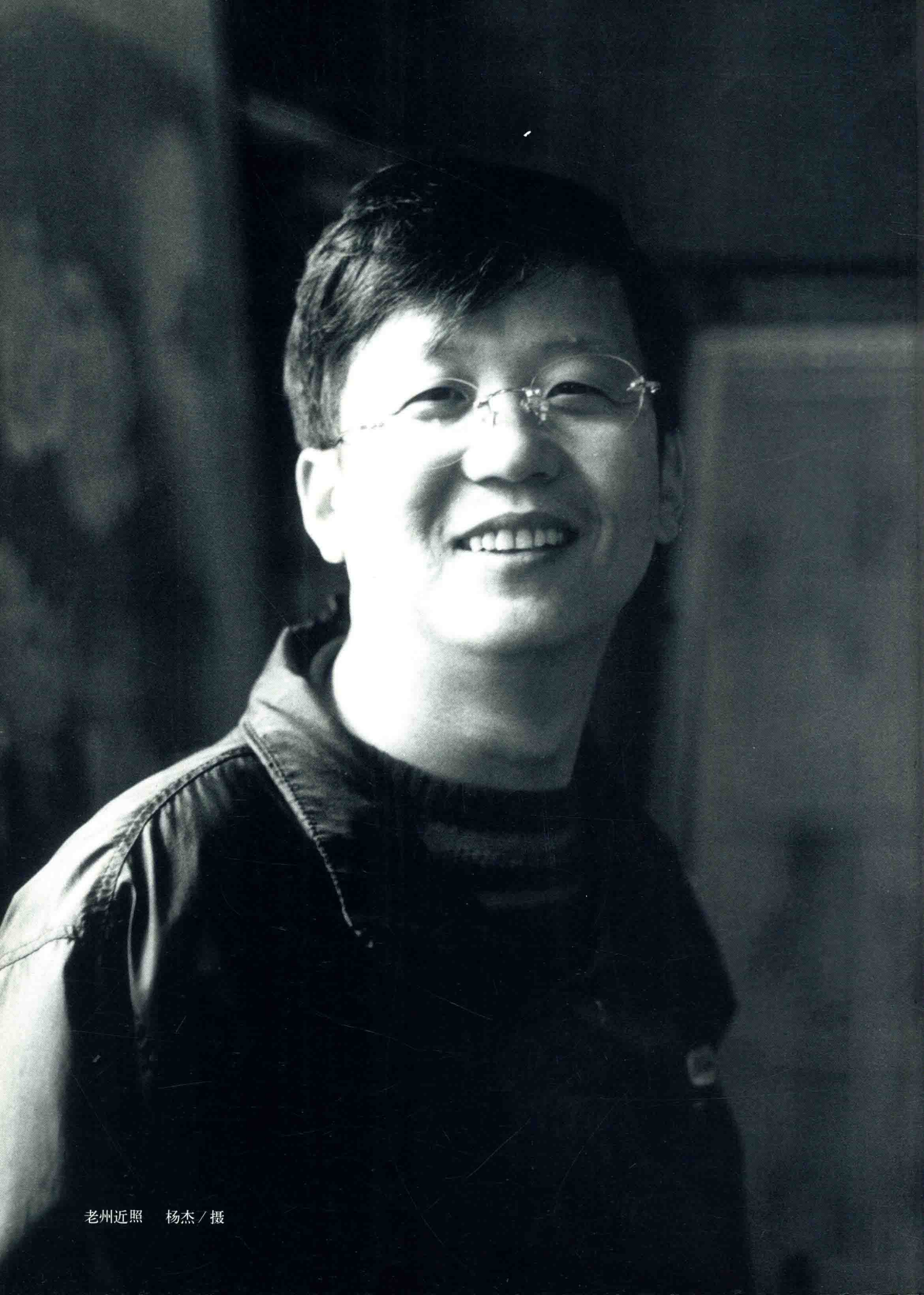
中 國 畫 報 出 版 社

老州画集

慧尔题

老州画集

慧尔题



老州的状态

一个画家保持率真状态是最难的事，因为率真会因成长而衰老——经过无数次说教的洗脑和功利诱惑，衰老是不可避免的。在画界，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。近几年，和许多名家交流过，尽管他们仍强作镇定、振振有词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他们艺术中的青春朝气和无邪的冲动早已消失殆尽，所剩的，不过是一点名气和几分故作姿态罢了。

因此，我更有理由怀念先贤辈出的那个时代，怀念齐白石投入王湘绮门下的那个庄重的拜师礼，怀念黄宾虹在山水之间写生的动人姿态。

幸而还有老州。

幸而还有老州画的一大批山水。

“幸而”的意思并非指老州已达到了先贤的高度，而是指老州有着先贤们做人的遗风：率真气、童稚气和天真烂漫。

我常说，老州像一个化石，许多年过去了，他仍保持年少时的状态，口无遮拦，逢酒必醉，醉必嚎啕，一任胸臆宣泄，夸张的放浪形骸，我不善饮酒，却喜和老州对饮。所图者，是体验率真的快乐。我常感叹，一旦这种快乐消逝，人便活得十分乏味。

再说老州的画。老州的这批山水，均为意外所得。他平日不画山水，并非疏懒，而是“找不到心中的那座山”。寻寻觅觅中，一旦心有所悟，便放笔直书，胸无沉滓，笔无痴滞，尺素之上，与山水神遇而形接，丘壑笔墨，不分彼此，万千意象皆从率真出——这是我最喜欢的作画状态。当下的画家作家，未动笔便考虑传统、考虑法则、考虑市场，唯独丢失了自己。老州能侧身于浊流之外，更为异数。

老州的笔墨，当然是从传统文人画笔墨中化出的，但又是反文人画传统的。他对“新文人画”玩弄笔墨趣味那一套向来不买账，在他眼中，追摹、临习文人画的做法，只能是艺术的末流。以此为戒，老州数年来一直浸淫于新笔墨的实验中，他像炼金术士般地自由而任性地调配各种笔墨要素：涂鸦的天真、书法的老辣奇拙、表现主义的激情、抽象线形的放达和枯韧。所幸的是，他的实验一直在运动状态中，远未形成风格。对他这个年龄而言，风格是危险和有害的。

不知老州自己是否意识到，率真的状态乃是他做人做事的根本。别的东西皆可从修炼得，独此源自天生。

因而，坚守并维护率真状态，既是老州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，也是他一生的事业。

张晓凌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）

2004年1月

心中大波

——读老州的画

老州帮我化缘，打着请我做道场的旗号把我拉到他家乡去。路上我问他：“别人下海了，您不打算潇洒走一回？”听了我的话，他把一直瞪在窗外的眼睛挪过来说道：“画了这么久，舍不得呀！”泛海是身外求佛，惊涛骇浪中有刺激；画画呢，种种审美全在证之心中这根独木桥上了，寂寞而宁静，需要十倍、百倍于泛海的自持力，咦！黄茅白苇，见风尽成喧闹，尊者菩萨，各人自放佛光。这佛性不必等待结果，过程就有分晓，请看那倒贴着的福字，便知世俗中的“妙门”。

过了一年老州带来些画，教我回忆去岁与老州的这番问答，不禁想起释祖大弟子陈如，桥陈如肢解忍辱仙子的事都到了“人伦大限”，我等成绩比他还差老大一截子，是不是越临大限，佛光越耀眼，俗谓疾风劲草者？老州第三天就回南方了，留下一桩公案。

黄永厚

1993年7月

停车坐爱秋林晚

去秋
胡



停车坐爱秋林晚

阳光总在风雨后



阳光总在风雨后

山水作诗



山水作诗



太行写生

夕陽江上數峰寒 畫於老夏亭



夕陽江上數峰寒

癸未秋
士毛州



烟云供养

雨後青山生白烟 老未



雨洗山
净
癸未
老州



雨洗山净

徐本洪
畫



山居

閒愛修篁靜愛山
畫



閒愛修篁靜愛山

心意者為
畫
徐本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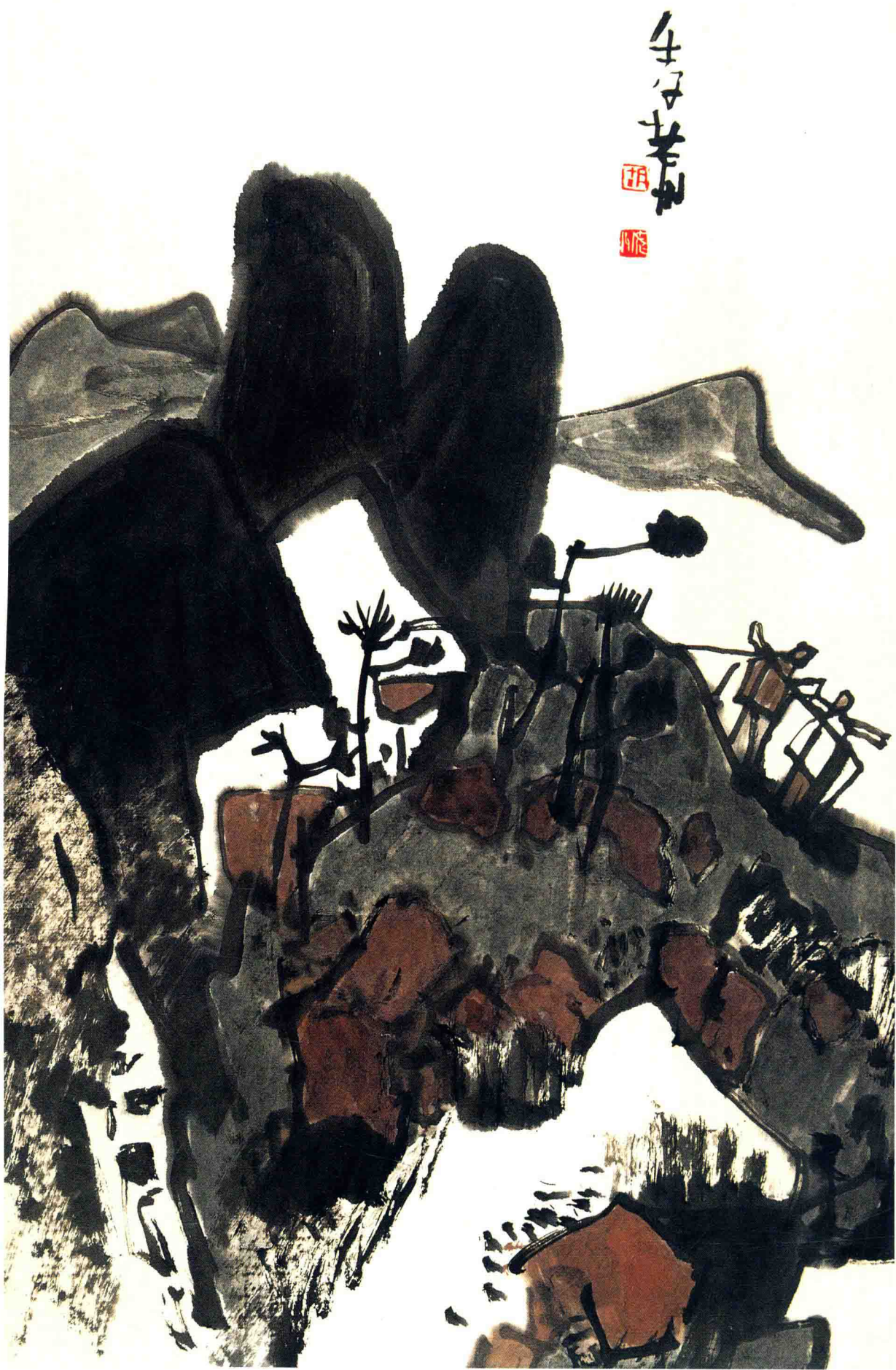


心意者為也

煙霞供養
畫



煙霞供養



天高云淡

買得
青山
只種
茶
峰前
峰後
摘新
芽
發未
夏月
老州
畫記



买得青山只种茶



秋光无远近



梦游天姥吟留别 (李白诗意)

迎里黎明静悄
癸未年夏月
黎明静悄

